

蒙古汗廷与全真道关系新证

——新发现的蒙古国圣旨（懿旨、令旨）摩崖考述

周 郢

内容提要：最近在山东泰安徂徕山发现蒙古国时期摩崖，载录了蒙古汗廷关于全真道的数道圣旨、懿旨、令旨，从中可以考见这一教门在蒙古国时期之际遇；同时摩崖中涉及的“孛罗真皇后”、“昔列门太子”、“和哲太子”，许多事迹为中外史籍所未记，为了解这些汗廷重要人物提供了新证。

关键词：蒙古国 全真道 圣旨

“元自太祖圣武皇帝视丘长春有道，聘为玄门宗，厥后太、定、宪三宗及今（世祖）皇帝，皆稟孝自天，善继以述”^①——全真道与蒙古汗廷之关系，素为史家所关注。近日在山东泰安徂徕山南麓山坳中，发现了一组古代摩崖，共计四方，文字多已漫漶，经细加辨识，乃知是蒙古国时期的全真道观炼神庵刻石。摩崖共分为记、牒及题名，其中第二方为“皇帝圣旨里恩赐文牒”。所谓牒，乃是当时授予官职或称号的官方文书。蒙元沿袭宋金旧例，道门有德高道，由掌教真人授予大师称号，并呈报官府，颁以牒文。此牒颁发于蒙古国庚戌年（1250），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段引录前代皇帝之圣旨，说明全真宗师掌教有据。“照得”以下为第二段，引录皇后懿旨、太子令旨，具体表明掌教授予道徒“师德名号”之依据。第三段记掌教真人李志常据东平府路道录司之举荐，授予徂徕山炼神庵道士丁志年“和光大师”之号，并奏报汗廷恩赐文牒之事。

按“国朝（元）以国语训教者曰圣旨”^②，多系大汗因特定目的而颁与某一特定机构或人物（今见以寺观免差发者为多），由怯薛以蒙古文撰写并译为汉文；懿旨、令旨则系出于后妃、太子或宗王所颁。本次所发现的摩崖牒文中，节录了多道蒙古汗廷圣旨、懿旨、令旨，均与全真道密切相关，可从中考见其教门在大蒙古国时期之际

① [元]姚燧：《洞真观普济圆明真人高君道行碑》，《甘水仙源录》卷六，《道藏》第1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757页。

② 《经世大典序录·帝制》，四部丛刊本《国朝文类》卷四〇。

遇。同时摩崖中涉及的“孛罗真皇后”、“昔列门太子”、“和哲太子”等，许多内容为中外史籍所未记，为了解这些汗廷重要人物提供了新证。今将刻石依原序移录，并附考识：

1. 成吉思汗圣旨：“成吉思皇帝圣旨节文：丘神仙门下出家师德名号，应合与底，你便与文字者者。”

成吉思汗曾宣召丘处机觐见于西域，并多次颁诏于丘氏，以示尊崇。后其徒众多将圣旨刊石于各观，作为本教之殊荣。在陕西户县重阳宫、周至重阳万寿宫、山东潍县玉清宫、崂山太清宫及泰山长春观等处皆有成吉思汗圣旨刻石。据学者统计，今所见“成吉思皇帝赐丘处机的诏书和圣旨，已有五份之多”^①。其中涉及了“丘神仙应系出家门人等”，并“免差发、税赋”、“教你（丘处机）天下应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等内容。不过，《庵牒》所录“成吉思皇帝圣旨节文”，却不见于上述文书，应是另外一件诏旨中的内容。从文意看，系宣告授权“丘神仙”颁予其门下以“师德名号”之事。那么，成吉思汗是否确有此一诏旨存在呢？

在耶律楚材《西游录》中可为此事觅得一例旁证。其书卷下以妄行“十事”诘责丘处机，其中第七事云：“又进表乞符印，自出师号，私给观额，古昔未有之事，辄欲施行。此其七也。”^② 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中也再申此说：“既而东回，表求牌符，自出师号，私给观额，自填圣旨，漫昧主上。独免丘公门人科役，不及僧人及余道众，古无体例之事，恣欲施行。”^③ 根据这一记载，可知丘处机在觐见东归之后，又曾向成吉思汗上表，奏请授予符印并行使授观额、赐师号等权力。至于成吉思汗是否最终允准此请，耶律楚材等人的记述则含混不清（姚从吾先生《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④ 对此“表乞”事也未能补证），成为悬案。

今据《庵牒》所录，成吉思汗不仅允准丘氏所奏，且为颁发特旨。因《庵牒》系为赐师号而颁，故只节取“师德名号”一段。推想授符印、赐观额之文亦当见于此项圣旨中。历代王朝之宗教制度，这些权力本由中央政府所掌控，以有效限制各宗教之规模，调节神权人员与政府的关系。而成吉思汗不仅允准丘处机乞符印、赐师号观额之陈请，且正式颁予圣旨，将这些重要权力全部委托于丘氏，从而使全真道获得非同寻常的政治特权。所以耶律楚材惊呼此为“古昔未有之事”！因楚材、祥迈等人对此深为嫉恨，视之为“漫昧主上”的僭越之举，因而在行文中有意隐去汗廷曾颁旨允准之事，今摩崖重现，还原了历史真相。

2. 窝阔台圣旨：“又钦奉哈罕皇帝圣旨节文：告天道人每拣择者，你底言语不信

① 佟杜臣：《成吉思皇帝赐丘处机圣旨石刻考》，《文物》1986年第5期。

② 向达校注：《西游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③ 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附录》，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460—461页。

④ 《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2辑第3册《辽金元史研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1962年。

底人，你识者。”

哈罕皇帝即太宗窝阔台。户县祖庵《重阳宫圣旨碑》中有窝阔台圣旨：“皇帝圣旨：你已先成吉思皇帝圣旨里，道人每内不吃酒肉无妻男底人告天者，不是那般底人，吃酒、吃肉、有妻男呵，仙合孔八识你不拣择出来那什么，你底言语不信底人，你识者。梁米你每年依例送得来者。准此。乙未年七月初一日。”^① 牒文中所节引者当即此道圣旨。该旨明确赋予教首处置教内下属的事权，使全真教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3. 贵由圣旨：“近奉贵由皇帝圣旨：只依着已先圣旨行者。大觔例里告天者。”

定宗贵由此旨，主要是重申窝阔台旧旨，作为其延续奉行的依据。《史集》记载：“他（贵由）也恪守札撒和他自己父亲（窝阔台）的诏令……他下令，凡盖有窝阔台合罕玺印的诏书，可以无需经他亲自批准就可以再次签署认可。”^② 牒文中之贵由圣旨也可证实此点。又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真常真人》记录云：“丙午（1246），定宗皇帝即位，诏师（李志常）以戊申（1248）上元日就长春宫设普天大醮，仍降玺书，凡名山大川诸大宫观及玄门有道之士，委师就给师德名号。”^③ 说明贵由亦对全真重视有加，故有颁旨重申之举。

4. 乃马真后懿旨：“照得甲辰年十月初八日，钦奉皇帝圣旨，令长春宫李真人作普天大醮，仍普度戒箴师德名号等事。”

此处“照”为查照之意，为牒文之词；下所引“甲辰年（1244）十月皇帝圣旨”，实为乃马真后（时称制）下令于长春宫作普天大醮的诏旨。关于此事，王鹗在《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中记述：“甲辰春正月，朝命令公（李志常）于长春宫作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及选行业精严之士，普赐戒箴。逮戊申（1248）春二月既望，醮始告成，凡七昼夜，祥应不可殚记。”^④ 研究者指出：“此时正是乃马真后称制，所谓朝命应当出自这位皇后本人。”^⑤ 与炼神庵牒文对勘，其事完全相同，惟建醮时间碑铭作三月，牒文作十月，依事理推之，当是乃马真后在普天大醮开始后数月，特旨授予主持者李志常“仍普度戒箴师德名号”之事权。在此后的历史记录上，李志常也确了实行使了这一事权：《颐真冲虚真人毛尊师蜕化铭》：“甲辰，副提点寂照大师吴志明北上赍皇后懿旨，有冲虚大师之号；继及真常掌教大宗师衔命南下，赐号颐真冲虚真人。”^⑥ 《清虚大师把君道行录》：“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名其观曰通玄，仍付以金襴紫衣，号曰清虚大宗师。”^⑦

①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46页。

② 〔波斯〕拉施特，余大钧等译：《史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24页。

③ 《道藏》第19册，第536页。

④ 〔元〕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卷三，《道藏》第19册，第746页。

⑤ 张广保：《全真教与蒙元皇室》，载《丘处机与全真道》，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82页。

⑥ 〔元〕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卷七，《道藏》第19册，第778页。

⑦ 〔元〕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卷七，《道藏》第19册，第781页。

《庵牒》引据圣旨后复述“断事大官人文字”：“又奉断事大官人文字节该：照依已先应有底圣旨行者。”此处“断事大官人”，应是指燕京行台大断事官。中原地区全真教务皆由其管理，如太宗十年（1238），燕京行台断事官忽土虎奉朝命加李志常为“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①，又宪宗时作醮于长春宫亦令“断事大官人牙鲁瓦赤只儿奉营办醮事”^②即其事例。又“节该”指节文、大意，系蒙元文书中常用之语。

5. 孛剌合真懿旨：“己酉年八月廿五日，续奉孛罗真皇后懿旨：道与掌教李真人者，你已先皇帝圣旨，天下应有底出家善人高上师德都教你识来，我教将去底冠服给与底，大师每根底但文字里头合加与名号底，都你识者。”

此处之孛罗真皇后，当是指窝阔台大皇后孛剌合真（此点承刘晓先生指教）。《元史·后妃表》记窝阔台后妃，首列“正宫孛剌合真皇后”。《史集》也称：“窝阔台合罕有许多皇后和六十个妃子，但著名的正后有四人。大皇后……（原缺）氏族的孛剌合真。为……（原缺）的女儿；她是〔皇后中〕的最长者。”^③史籍或称其为“正宫”，或称其为“第一哈敦”，足证她为窝阔台之正妻。

关于这位大皇后孛剌合真，在历史上扑朔迷离，汉文及波斯文史书都未留下她的具体事迹。以至有学者认为“窝阔台去世后，脱列哥那夺取政权扶立贵由的过程中，不再见有孛剌合真的活动，可以有理由认为，她已经先窝阔台而去世”^④。但根据这道“孛罗真皇后懿旨”，知孛剌合真不仅生存至“己酉年”（1249），而且此时还发号施令，对朝政予以影响。那么这位地位尊显的“大皇后”，何以在窝阔台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无所表现？在脱列哥那、贵由相继死亡后，孛剌合真又向朝野发布懿旨，是否借以显示其在政治舞台“复出”？新史料在填补孛剌合真生平的同时，也留下一系列疑窦留待史家的破解。

不过有一桩关涉全真碑铭的疑案，却由此懿旨摩崖的发现而解决。在河南济源，有立于庚子年（1240）的《济源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其内容为：“皇帝圣旨里依旧行东宫事也可合敦大皇后懿旨并妃子懿旨，道与平阳府达鲁花赤管民官：据沁州（今河南济源）管民官杜丰雕造道藏经并修盖等事，可充提领大使勾当者。你（杜丰）不得功夫时节，你的娘子充提领勾当者。兼不以是何头（投）下官员人等，无得骚扰。如违，要罪过者，准此！庚子年（1240）三月十七日。”^⑤关于懿旨的发布者“依旧行东宫事也可合敦大皇后”，蔡美彪先生最早指为“即脱列哥那六皇后乃马

① [元]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道藏》第19册，第746页。

② [元]冯志亨：《敕建黄箓大醮碑》，《宫观碑志》，《道藏》第19册，第713页。

③ 《史集》第2卷，第6页。

④ 蔡美彪：《脱列哥那后史事考辨》，《蒙古史研究》1989第3辑。

⑤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7页。

真氏”^①，后又修正己说，认为“既然现有史料并未否定孛剌合真是窝阔台的正宫大皇后的记事，紫微宫碑的大皇后推定为孛剌合真，自然最为合理”^②。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新说持反对意见，如罗依果先生认为：“谁是懿旨中的大合敦，我想可以排除年纪最长的合敦孛剌合真，因为正如前面所叙述的那样，她甚至没有被志费尼提及，拉施特也仅仅提到她一次。她没有给合罕留下孩子，也许那时她已去世。”^③现在新见“孛罗真皇后懿旨”，已完全印证了蔡美彪先生的推论，这除了可以确证发布紫微宫懿旨时孛剌合真仍在人世，更直接的证据则是其人的宗教态度——己酉年旨与庚子年旨主旨一脉相承，都对是全真教门的倚重与保护。

从懿旨摩崖还可以了解，庚戌年（1250）对全真教士规模颇大的加封活动，实出自上年（己酉年，1249）孛剌合真后的授意。王恽《真常观记》载：“庚戌间，真常真人泊十八大师光膺宝冠云帔，下至四方名德，亦获紫衣师号之宠。”^④又宋衍《通玄观记》载：“庚戌，真常真人界（吴志坚）以紫衣及诚和大师灵虚子号。”^⑤又王构《玄祐观至德真人记》：“庚戌，都道录樊志应荐其（程志保）名，定宗简平皇帝赐金冠法衣，仍升额为太玄真万寿宫。”^⑥这番加封，除了褒赠随侍丘祖西觐的十八弟子，更普加“四方名德”以“紫衣师号之宠”。徂徕炼神庵主持道士丁志年获赐金襴紫服，授号和光大师，即缘于此道懿旨。本次授权之大，加封之众，几无复加。

附带指出：孛剌合真皇后与全真道的联系，还可能与合失太子有关。合失自幼多受汉文化濡染，渐成为全真道的有力支持者（详后文）。合失生母，屠寄《蒙兀儿史记》考为孛剌合真^⑦。虽学界有不同意见，但合失死后，由孛剌合真主管原太子官署事务，即“依旧行东宫事”，却明确见于碑志。因此，孛剌合真对全真的大力扶持，颇有可能来自“东宫”的影响。孛剌合真与全真的非常关系实值得探讨。

6. 唆鲁古唐妃懿旨：“唆鲁古唐妃懿旨节该：如今只依成吉思皇帝底、哈罕皇帝底圣旨行者。”

按“唆鲁古唐妃”之名，又见于蒙古国丁未年（1247）《太清观懿旨碑》及庚戌年（1250）《重阳延寿宫牒》中^⑧。其人即拖雷正妻、蒙哥与忽必烈之母唆鲁和帖尼

①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第7页。

② 蔡美彪：《脱列哥那后史事考辨》，《蒙古史研究》1989年第3辑。

③ 罗依果：《脱列哥那合敦是窝阔台的“六皇后”吗？》，《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1期。

④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694页。

⑤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1999年，第173页。

⑥ 王宗昱编：《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

⑦ 参看王晓欣《合失身份及相关问题再考》，《元史论丛》第10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61—70页。

⑧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840、768页。

(唆儿忽黑塔尼别吉)。据洪金富先生考证：“‘唆鲁鲁唐妃’这个汉字对音（唆鲁鲁唐）加上汉语名词（妃）构成的人名称谓词，既然出现在元代汉文石碑上，说明部分汉人就是这样来称呼这位蒙古王妃的。”^①今牒文摩崖亦写作此名，可佐证洪氏之说。关于唐妃身世，《史集》记载：“他（拖雷）的父亲[还]在他年幼时，就为他聘娶了客列亦惕部君主王汗的兄弟札阿一绀勃的一个女儿，唆儿忽黑塔尼别吉。她是拖雷汗诸妻中最长和最受宠者。”^②史书上说“尽管她本人是一个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她向佛寺、道观以及伊斯兰宗教学校捐助金钱以及其他的具体支持”^③。唆鲁鲁唐妃与太一道及全真道均有关系，曾多次发布懿旨，优待道众。太一道系统之汲县万寿宫、赵州太清观皆有其所颁懿旨碑石。张广保先生认为她“应当是拖雷一系皇室成员中首先与全真教发生直接接触者”^④，所据则是由唆鲁鲁唐妃与其第六子旭烈兀共同签发的《重阳延寿宫牒》。而新见唆鲁鲁唐妃的懿旨文字，又可从中进一步考察其崇奉全真之迹。懿旨虽只是重申成吉思汗、窝阔台的相关规定，别出新意，但其特别颁旨于全真道，反映了她对该教的关注。另外唆鲁鲁唐妃受封之汤沐邑在真定，因之与河朔地区的汉族士人发生密切关系，元好问《送高雄飞序》中云：“恒府，天壤间大都会，在今为长乐宫之汤沐邑，且乾龙潜跃之渊也。自文统绍开，俊造骈集，七八年之间，鹤书特征与凤尾诏之所招致，视他郡国尤为多。”^⑤《炼神庵牒》在列出蒙古历代皇帝、称制皇后及太子旨意同时，也纳入唆鲁鲁唐妃之懿旨，则无疑显示了其地位之尊显及拖雷一系在中原地区影响之巨大。

另外，唆鲁鲁唐妃懿旨在引述列圣诏旨时，只举太祖、太宗，而独不举定宗，或是汗廷大位暗争之投影。

7. 昔列门令旨：“昔列门太子令旨节该：已先前圣旨，咱每子子孙孙，怎敢别了，只依已先圣旨里口者。”

昔列门又作失烈门，系太宗窝阔台第三子阔出之子。《史集》中记载他是“阔出的长子，极聪明能干的”^⑥，“因为哈罕最喜爱他（阔出），所以就把他的长子，天分很高、很聪明的失烈门抚养在自己的帐殿（斡耳朵）中，他[窝阔台]曾说过，他[失烈门]将成为大位的继承者和[他的]继任人”^⑦。太宗死，遗诏昔列门嗣位。

① 洪金富：《唐妃娘娘阿吉剌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九本第一分，2008年。

② 《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190页。

③ [德]傅海波等：《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484页引《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之记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④ 张广保：《全真教与蒙元皇室》，载《丘处机与全真道》，第185页。

⑤ [元]元好问：《遗山集》卷三七。

⑥ 《史集》第2卷，第12页。

⑦ 《史集》第2卷，第214页。

脱烈那哥后称制，另立定宗贵由为汗。“定宗崩后，（海迷失后）抱子失列门垂帘听政”^①。故昔列门被称为“太子”^②。昔列门令旨除了重申列圣诏旨之外，同时明确要求“子子孙孙，怎敢别了”，“怎敢别了”意即不敢违背，显示了对全真教门的坚定支持。又海迷失后执政期间，政出多门，“宗王们各擅自签发文书，颁降令旨”^③，故昔列门亦自颇有护教之旨。在元代史籍及全真碑铭均未提及此一“太子令旨”之事，当是缘于他在此后的宫廷斗争废黜身死之故。《新元史》卷一一一载其结局：“宪宗即位，皇后与失烈门之母厌禳，事觉，赐死。失烈门与定宗之二子忽察、脑忽亦以谋作乱，讯鞫得实，谪失烈门为探马赤。世祖方用兵大理，请以失烈门自从，俾赎罪。后宪宗自将伐宋，仍投失烈门于水。”洞悉蒙廷内争的全真教徒遂将其人文字悉数予以清除。

8. 和哲令旨：“和哲太子令旨：这掌教大宗师李真人，依只已先圣旨，但是真人先生每都教识者。”

和哲之名，不见于蒙元史籍载录。从语音及身份上推断，这一人物，应即为太宗窝阔台之子、元初中亚蒙古叛王海都之父的合失。

合失汉籍又译为合昔歹、河西碍，《史集》谓其得名于成吉思汗之征西夏（又称河西，蒙古又译其地为合失、合申），及其早卒，窝阔台汗遂禁用“河西”地名，将其地改称唐兀惕。关于其人是否为“太子”，蒙元史研究中长期存在争论。南宋出使蒙古使臣彭大雅撰、徐霆疏《黑鞑事略》中提到河西碍时注称其“立为伪太子”，但王国维等人认为“此亦传闻之误”^④。近年王晓欣、刘晓等先生根据新发现的相关文献，认定合失生前确实被立为皇储，只是由于早亡而未能嗣统。^⑤而《炼神庵牒》中明确将其称为“和哲太子”，实堪注意，虽然蒙古国早期太子名号上使用较为随意^⑥，但牒文中将其与太宗朝明旨立为皇储之昔列门太子并列，足说明时人对其储宫身份的认同。后来元廷利用修史，尽量将合失、海都家族在以前汗国历史中的痕迹清除。抄自元廷实录的《元史·宗室世系表》、《元史·食货志》等刻意将合失、海都称为“大王”而避称太子^⑦。《炼神庵牒》因形成较早，则在其身份称呼上保留了真实。

至合失颁令旨于全真教，则显示了他与教门的一重渊源。据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载：“己丑（1229）秋七月，见上（太宗）于乾楼辇，时方

① 《元史》卷一一四《后妃列传一》。

② 《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袭表》。

③ 《史集》第2卷，第222页。

④ 《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⑤ 王晓欣：《合失身份及相关问题再考》，《元史论丛》第10辑，第61—70页；刘晓：《也谈合失》，《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⑥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九《元帝子称太子者不一》。

⑦ 王晓欣：《合失身份及相关问题再考》，《元史论丛》第10辑，第61—70页。

诏通经之士教太子，公进《易》、《诗》、《书》、《道德》、《孝经》，且具陈大义。上嘉之。”^① 由于李志常可能参与太子教育的事务，赢得合失对全真道的尊重，其曾赐高道宋德方披云真人之号，并力助其修纂《道藏》，据王利用《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云：“岁己亥（1239），合西碍太子赐以披云真人之号。”^② 又《济源十方龙祥万寿宫记》：“迺者东莱至道披云真人，绍隆五祖之清规，恢扩七真之正法，属道教重熙之运，值大朝开拓之辰。□□□□□□□宫皇太子令旨奏过，合于诸路置局雕印《玄都宝藏》。”^③ 时在太宗七年（1235）前后，所奏请之“皇太子”，当即为合失。而本牒中还记他颁此令旨于李志常，重申列朝圣旨对全真教门保护。张广保先生在考订合失与全真关系后精辟指出：“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全真教方面曾参与合失的教育事务，故他对宋德方领导的全真教的修藏之举予以大力支持。他对宋德方的加封是我们现在所知的最早一例蒙古宗王加封全真高道予真人号。如果不是因为他英年早逝，全真教对蒙古人的影响当会更大。”^④ 从和哲令旨来看，此言诚属不虚。另外，合失令旨称李志常为“掌教”，其旨当颁于太宗十年（1238）之后。合失卒年旧说在1233—1234年，今学者考其卒应在1239—1240年，不晚于1240年三月^⑤。牒文又为新说补益了一条旁证。

综上所述，《炼神庵牒》共征录蒙古皇帝圣旨三通，后妃懿旨三通（所引甲辰年圣旨实为乃马真后称制懿旨）、太子令旨二通。堪称一部蒙古皇室的崇道旨文汇编。而这些诏旨绝大部分不见于史籍著录，对考察蒙古汗廷的宗教政策及黄金家族与全真道的关系，可提供了诸多新的认识——在蒙古开国的数十年中，虽汗廷权力屡有更迭，但全真道与统治集团——特别是窝阔台一系，始终保有牢固关系，全真道从汗廷获得的权力日渐增大，如丘处机向成吉思汗所奏准的赐观额、授师号等宗教特权，一直延续到海迷失后临朝时期。其教并获得历任皇帝、后妃及多位太子的广泛支持。这些均是全真道在蒙古国时期发展至全盛的重要因素。

附炼神庵牒全文

皇帝圣旨里恩赐 文牒」

成吉思皇帝圣旨节文：丘神仙门下出家师德名号，应合与底，你便与文字者。又钦奉」哈罕皇帝圣旨节文：告」天道人每拣择者，你底言语不信底人，你识者。近奉贵由皇帝圣旨：只依着已先」圣旨行者。大觔例里，告天者。

① [元]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卷三，《道藏》第19册，第745页。

②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753页。

③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507页。

④ 张广保：《全真教与蒙元皇室》，载《丘处机与全真道》，第178页。

⑤ 刘晓：《合失卒年小考》，《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照得甲辰年十月初八日，钦奉」皇帝圣旨，令长春宫李真人作普天大醮，仍普度戒策师德名号等事」又奉断事大官人文字节该：照依已先应有底」圣旨行者。己酉年八月廿五日，续奉李罗真皇后懿旨：道与掌教李真人者，你已先」皇帝圣旨，天下应有底出家善人高上师德都教你识来，我教将去底冠服给与底，大师每根底但文字」里头合加与名号底，都你识者。」唆鲁古唐妃懿旨节该：如今只依」成吉思皇帝底、」哈罕皇帝底圣旨行者。昔列门太子令旨节该：已先前圣旨，咱每子子孙孙，怎敢别了，只依已先圣旨里□者。」和哲太子令旨：这掌教大宗师李真人，依只已先」圣旨，但是真人先生每都教识者。

除钦依外，今据东平府路道录司保到泰安州徂徕山」炼神庵住持道士丁志年精进道业，德行素著，依奉」圣懿旨，恩赐师号，金襴紫服一套，仍仰每日诵经告天，祝延圣寿万安者。所有恩例文牒，须至给付者。」奉」圣懿旨可授和光大师。依准」圣懿旨，故牒。」

庚戌年十二月 日牒。」

镇国上将军、左副元帅、泰定军节度使兼兖州管内观察使、陇西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致仕时珍、袭爵男宥、孙栋同立石。楚太和杨德义。」

（据徂徕山摩崖原刻抄录）

附记：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蔡美彪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广保教授及匿名评审专家的指教，附志谢忱！

〔作者周郢，1970年生，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副研究员〕

2011年10月12日